



德海开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温新阶

眼看中秋要到了,下了几天雨,这天,天终于放晴,梁山坝的覃德海决意开镰。枝柘坪有4000多亩稻田,虽然收割的时间前后相差近一个月,但早熟的品种总是会在中秋前开镰。

第一刀割下去,稻谷的醇香、稻草的清香满坪弥漫,这气味令庄稼人亢奋,让他们体会到劳动的意义和稼穡的快乐。

弯腰,似乎是种稻人的宿命,春天栽秧,自是弯着腰,一天接一天,腰似乎要断了。春天的阳光虽不炽烈,依然把水田里的水晒成温热,蚂蟥扭着腰肢向着覃德海的小腿游来,他懒得理会,已经直不起腰来,不愿意为了驱赶蚂蟥而耗费更多的体力。蚂蟥已经爬上了他的小腿,吸盘已经吸住了皮肤,一旁的大伯才一巴掌把蚂蟥拍掉……秋天割稻,同样必须弯着腰,一抱一抱的稻穗铺在稻田里,真恨不得躺在上面睡上一觉,即使不睡着,把腰顶一顶也是何等快活。华北平原每到割麦时,就有一波一波的麦客涌了进来,镰刀是他们的牙齿,一口一口把广袤无垠的麦田啃食得干干净净。枝柘坪没有“稻客”,几千亩水稻,靠坪里人自己弯腰收割。

不会水田里的活路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枝柘坪人,覃德海很小就投入到了水田里的各项劳作当中,犁地耙地,育秧栽秧,清稗割稻,哪一样都拿得起。拿得起也还是吃亏,割稻时,大伯依然在他旁边,往前割的时候给他代割一行两行,最后,看他几乎直不起腰来,大伯才叫他去磨刀。割稻的人都是两把刀轮换使,有人专门磨刀。翠婶是枝柘坪磨刀能手——磨得快,磨得好,一把镰刀从左到右磨88下,翻过来再从右到左磨88下,再荡三五下,右手大拇指在刀刃上轻轻摸过,有瑟瑟的黏附感,这把刀就扔到一旁,拿起新的一把。覃德海来磨刀,翠婶嘟哝了一句:“年轻力壮的男子汉,来做女人的活,不怕丑。”一句话,把

覃德海赶回了稻田。从此,他伏在稻田里不怨一句,不哼一声,月月30个工,没掉过场,没叫过累。

跟稻田的亲近,让他对稻田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依赖,看到稻田就兴奋,尤其是从秧苗插到田里开始,看着慢慢长高,然后扬花吐穗,再看到稻浪翻滚,满坪飘香……覃德海脑海里全是水稻,水稻是诗,水稻是画,水稻是爱情,水稻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图腾!

他不能离开水稻,不能离开枝柘坪,很多人外出打工,他把人生之根牢牢扎在枝柘坪。

这一天,覃德海开镰了!

但他没用镰刀,不是因为翠婶早已辞世没人磨刀,也不是因为他弯不下腰。因为整个枝柘坪都没人用镰刀,枝柘坪的镰刀沉睡在那些关于农耕文明的诗句里。

覃德海现在用沃德收割机开镰。这台收割机是2023年买的,是他的新“镰刀”。枝柘坪已经有了6把这样的新“镰刀”。

覃德海的收割机摇摇摆摆从机耕道开过来,高标准改造后的农田,方方正正,田角都有机械下田的斜坡。收割机下到田中,步子迈得快了,动作利索了,几米宽的稻幅整整齐齐地被刈断,稻草从尾部吐了出来,稻子装进了脱粒仓。

一只鸟,跟着收割机飞,觉着好奇:没有站成一排的男男女女,没有镰刀在阳光下闪烁光芒,只有这个铁家伙在稻田里忙前忙后,三两个来回,一个水田的稻秆剃去小半,脱粒仓装满了,收割机伸出长长的输谷槽,把稻谷吐到停在机耕道上的农用车车厢里,像一道金色的瀑布,稻子的摩擦声粗

粝绵长。肚子空了,农用车开走了,去了烘干厂房,收割机再一次扑向那片依然站立的稻秆。

刈断的稻草的清香和新谷的芳香沿着枝柘河飘荡,让人一下子嗅到了木甑子杉木的芬芳,还有白色甑袱子棉布的醇香。一锅懒豆腐,一盘土广椒炒腊肉,一碟广椒浆,幸福就涂抹了满篇满页。

“当她们举着黄金般的稻穗向我扑来的时候,我有些不知所措,我受宠若惊。”这是覃德海有一天从收割机驾驶舱走下来时跟我说的。在枝柘坪,覃德海是个人物,一把种稻的好手,还爱好文艺,本土女诗人文冰送给他的诗集《红尘墨路》他很珍惜,能背诵集中的很多句子。我认识文冰,人很漂亮,诗写得不错,只是现在写得少了。

覃德海为认识文冰感到自豪,更为她送他诗集感到自豪。我相信,要不是被繁杂的农事缠绕,他也是能作诗的。也许可以达到文冰的水平。我把这想法说与他,他摇摇头,水土轻了,生不出栋梁。他说,枝柘坪地势平坦,曾经要做都城的,皇上派人来取了三升土,回去一称,比南北二京轻了九钱九,自然落选了。他绘声绘色,讲得跟真的一般,他本就是民间文艺的高手,枝柘坪的民歌俚语,名人轶事,风物掌故,没有他不知道的。

枝柘坪有4000多亩稻田,覃德海两口子“靠稻吃稻”。覃德海开收割机,一天收割七八十亩,最多割过上百亩,普



月似饼,饼似月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隆海

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收成,是中秋节的两大源头。中秋节源于“秋报”遗俗。先民认为社神是孕育农作物的丰产之神,故周代已有报社之祭的雏形。秋社酬神的制度成熟于汉代,即在秋季收获后,向社神报告收成、报答恩惠,这可谓是我国最早的丰收祭祀活动。

在川渝地区许多地方,春糍粑是千百年约定的中秋食俗。中秋节一到,家家户户春糍粑,吃月饼,赏圆月,寄托团圆之情。

说来有趣,我们的传统节日总是与某种特定的食物有关,春节流行包饺子,元宵节要煮汤圆,端午节包粽子,中秋节则是春糍粑和做月饼。时节来到中秋,秋高气爽,气候宜人,乡村田里的水稻早已收获归仓,晒秋也已结束,赶在寒露和霜降之间的农闲之际,家人团圆,亲友聚会,吃几块糍粑,饮几杯小酒,话桑麻,说农事,释放亲情,其乐融融。圆月的糍粑,渐成乡村农家中秋美食的标配,也酝酿成一种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。

糍粑的制作,首先是选用优质糯米,用清水将糯米完全浸泡,一般要泡上七八

个小时,常常是隔天泡一晚上,第二天捞起沥水,装进甑子,烧猛火蒸,待饭香弥漫、香气扑鼻之际,将蒸熟的糯米饭,倒进洗净的石碓窝,两人各持一根木棒做的木槌,一人使劲向下舂打,一人快速翻转石窝里的糯米饭。能说会唱的人还边舂边唱——

嘻哈哈,笑哈哈;两姑嫂,舂糍粑。

你一棒,我一棒,糯米舂成烂酱酱。

拿点红糖来蘸起,又粘嘴来又还烫。

嫂嫂抢嘴吃了亏,么妹老实没上当。

就这样,两人有说有笑,一人一下,轮番劳作,直到糯米饭被舂成一团泥状,两人一起合力从石窝中拿出放在撒有炒黄豆面或玉米面的簸箕里,趁热分成一坨坨、大小基本一致的糍粑,用手按成厚薄适中的圆饼状,待热气散尽,脱水阴干,就是如圆月般的糍粑。

糍粑的吃法很多,可以用炭火铁架烘烤着吃,也可以煎着吃,用油炸着吃,或是混合醪糟煮着吃。除举家团聚食用外,糍粑往往还成为亲友相互馈赠的礼物,成为家人亲戚以及朋友之间真情牵挂的载体,每每吃到糍粑,总是感到分外温馨幸福,浓郁的亲情和友情慢慢铭刻心间。

风俗总是跟随时代,也是与时俱进的。随着人们生活的日益改善,糍粑早已不是中秋节才能享用的稀罕美食,不少稻作地区的民众,在春节等传统节日及民族节日也打糍粑,创新出很多糍粑风味美食。现在的餐馆,各种精心制作的糍粑特色菜品,成了餐桌上的一道随时可点的美食。

现在,中秋节也不只是糍粑独霸餐桌的节日,月饼已事实上成为当今社会中秋节的普通节令食品,花色多样的月饼几乎统治了中秋节餐桌。月似饼,饼似月,赏月吃月饼,情趣盎然。月饼又象征团圆,饼形圆又圆,月圆人团圆,意蕴悠长。

月饼源于何时,已难确考。目前公认,唐代已有类似月饼的圆形糕点,名为“胡饼”;北宋皇家中秋节所食的“宫饼”,民间俗称“小饼”。苏东坡《留别廉守》有

诗句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饴”,此句咏的并非中秋月饼,只是形容一种圆形酥饼,后世常借用来描摹月饼;至明代,中秋食月饼、赠月饼的习俗正式形成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,引进了芝麻、胡桃,为饼食制作增添了辅料,便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胡饼。唐明皇与杨贵妃赏月定名月饼属于后世民间传说,并无正史文献佐证。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六“蒸作从食”条目里,出现“月饼”一名,但此时的月饼只是市面普通饼食,尚未和中秋节绑定;同期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亦载有“月饼”名目,二者为现存较早记载“月饼”名称的宋代文献,为月饼的历史传承提供了重要佐证。

月上中秋,人们吃着糍粑和月饼,望着天上的圆月,由月之圆祈愿人之团圆,以糍粑和月饼之圆兆人之长生,期盼收成圆满,人生圆满。至此,“花好、月圆、人长寿”成为中秋节亘古不变的主题,团

通的田100元一亩,倒伏多的两三百元一亩,割一季稻,刨去油钱、配件等开支,能挣大几万,10多万的收割机早就回本了。他老婆在家开打米厂,为附近村民加工稻米。米加工好,用统一的包装按照10斤或20斤装好抽真空封袋,一袋一袋拎出来好生体面,他老婆一年加工30万斤稻谷,挣得也不会少吧!

覃德海爱琢磨,有了钱更爱倒腾,村上本来有自来水,他却买了几千米长的水管,直接从戴家冲的凉水井引水。那可是人迹罕至的地方,水清亮亮的,长毛的月亮落进凉水井,都是明晃晃圆溜溜的白玉盘。那水引过来,滋润了覃德海一脸的光芒,随便啥时遇上他,他都要说:“去我家泡茶喝。”你还没反应过来,他又说:“茶不好,水好,凉水井的水。”

今天,在李爱军的稻田里开镰。李爱军流转了130亩稻田,覃德海的“镰刀”需要一天半的时间。把脱粒仓里最后的稻子倒进农用车,李爱军请他喝茶,他摆摆手,好多农户等着他去割稻。虽然都是一些小户,但别人请了,就是一份信任。割完这些小户的稻子,姚振华等几个大户可能也要开始收割了,他们自己有收割机,抢时间的时候,也需要覃德海搭把手。

这个中秋节、这个国庆节,覃德海能不能休息,有个亲戚八十岁生日,可能只能打夜工去道个贺,没工夫上酒桌了。

不过,覃德海却很喜欢稻子,只要是跟稻子打交道,他都喜欢。

圆成为中秋节文化的灵魂。

糍粑扎根稻田乡土,是新稻丰收的直接产物,带着田间地气,是农耕人家就地取材的节物;月饼由城镇糕饼作坊逐步普及到乡野,承载拜月、馈送的礼俗。旧时川渝乡间,中秋往往先以新春糍粑祭田、祭月,再分食月饼,一先一后,一粗一精,两种圆食,共同承载川渝人对丰收、家人团聚的祈愿。

回望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地乡村,石碓舂糍粑的场景日渐稀少,手工打糍粑更多变成民俗展演;工业化量产月饼走入千家万户。一古俗存续,一新俗普及,二者并行,共同续写中秋圆融的文化内核。

〔书 讯〕

刘辉少儿小说《追逐紫尾凤》出版

近日,江津区作协传出喜讯:区作协主席刘辉新书《追逐紫尾凤》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是刘辉“少年逐梦”系列长篇少儿小说第三部。该系列小说紧扣时代发展脉搏,展示当代少年儿童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。自2024年开始,第一部《梦里天宫有多远》、2025年第二部《“一带一路”银球飞》和今年的第三部《追逐紫尾凤》,至此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全部出版发行。其中《梦里天宫有多远》入选重庆市农家书屋,并两次加印;《“一带一路”银球飞》获重庆市“童阅好书”奖。(文信)

